

御選唐宋文醇

韓愈文

卷二  
之四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

昌黎韓愈文二

雜著

五箴 五首并序

釋言

伯夷頌

後漢三賢贊 三首

鄆州谿堂詩

爭臣論



張中丞傳後叙

愛直贈李君房別

圻者王承福傳

太學生何蕃傳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

昌黎韓愈文二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

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惡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叟叟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鬻鬻。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

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自訟之深。悔過之深。其精神肆溢。楮墨間猶若見其饋。不食而寢不寐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小宛詩人如此。則其時可知。觀韓愈五箴而德宗之世亦可知矣。雖然。悔箴言之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則。又坦坦蕩蕩。而非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

心也。君子之心本如是歟。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

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逮。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

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

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遁。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

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朱子曰。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均也。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又曰。同遷於南者凡三人。



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

儲欣曰仕路險巇讒人罔極讀之慨然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

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絲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王安石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采薇而食。餓死首陽。諸事皆無有者。據孟子以駁史記。亦具有見。朱子云。荆公之論

與此頌正相反。學者審之。朱子之言。或為引而不發。或為疑事毋質。皆未可知。顧嘗論之。聖人人倫之至也。而武周夷齊相反。若是然後知天下之理無終窮。各行其至是而無非者耳。至是而無非者。君子以同而異。其同者根於天性。止乎忠孝。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也。其異者時也。位也。如百越適京師則北行。三韓適京師則南行。始終相反。而其至則一也。唯其同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故其為異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

王安石曰。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

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

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

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  
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  
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  
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  
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  
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  
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  
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後漢三賢贊 三首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  
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  
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  
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  
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  
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  
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

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倣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叅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後漢三賢皆不為時用。著書垂後。故本書三人者同傳。與愈所為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志同而愈為仕未達。其行事亦駸駸相似。

故贊之以明己意也。若夫不滿百言之間。而叙事畧無遺者。又其文章餘事。且唯別有意在言外。故括其平生於數十字之內。而韻之若果為三賢史贊。則當別標立傳之本意。不徒促縮其詞。將傳文覆舉一過而已也。是亦文體之宜考者。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埶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

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  
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  
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  
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  
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  
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  
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  
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

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  
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  
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  
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  
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  
以訓以狗。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

邦。蝨。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  
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  
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  
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  
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茨。有。龜。  
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斲。遺。此。邦。是。庥。  
朱子考異載長安薛氏家藏皇甫湜與昌黎手帖推重此文特至  
又按鄆州石本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

孰違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邦朱子曰平淮西碑云屢興  
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今按帥率同義如大  
學帥天下之類故將帥之帥亦可作率可以帥征言可以  
帥之而征不庭也與平淮西碑屢興師征不同應從石本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

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感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

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

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

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自知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

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按歐陽修曰：退之譏陽城不能極諫，城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邪？當時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而為諫官？七年適遇其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修之為此言，以警當時，突梯脂韋，自托於陽城待事後諫之

徒也然所以訾城者得無未察其心歟夫君子之事君忍  
冀其君之有大過舉以成我敢諫之名哉使城五年遷官  
而終無一言以去豈其以敢諫之名未成而有所不槩於  
心邪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  
色使城以諫為名則五年之間可以為名者亦多矣而五  
年之後亦必不能為是二事炳炳烺烺照耀千古誠之不  
可揜如是也德宗之朝洵多故矣叛臣強將洵羅列天下  
矣其措置付托洵失宜矣然其時勢猶如痼疾然攻之不  
可達之不及去其疾則命亦隨之故轉以病為命而貞疾

恒不死非有大聖大賢為之君與相別造有唐之命徒區  
區補苴罅漏於溫涼燥濕之間此節愈則彼節病無益也  
城誠自度無伊尹周公之才而亦度德宗非武丁祖甲之  
君五年不言城蓋自知其言不能損其疾使適有喜而又  
不忍恣然去其君以自高初不計天下後世謂其無敢諫  
之名而姑為嘒嘒以塞其責也至於納延齡之譖逐陸贄  
且以延齡為相則誠所謂樂其所以亡者城安得不被髮  
纓冠而救之垂涕泣而道之德宗失國陸贄規畫密勿言  
中乎經動中乎宜激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沮天下亂臣賊

子之氣安九廟於既傾引千鈞以一髮乃瘡痍猶痛詔墨未乾先自壞其心脅股肱使亂臣賊子笑之齒冷義士忠臣痛之心傷大事去矣德宗之時土地甲兵半為叛臣強將之所有延齡又將為敲骨取髓之謀使已叛者不返未叛者胥叛夫言利之臣之喪人家國也雖貞觀之治一相延齡其為貞元不難況貞元之時其為昭僖易如反掌耳城為諫議七年德宗失政雖多安有更急於此二事者修乃曰豈無之誠未論其世也德宗雖終逐陸贄而國日益不振然延齡亦卒不相叛臣強將知朝廷之猶有人士志

民心知天理之不可滅唐之不亡於德宗之手孰謂非城之力哉迨順宗初年城已死愈為實錄其中特立傳者三人陸贄陽城張萬福詳書其諫德宗事是愈於其時已曉然有以知城之心後人又何必伸愈而絀城哉若林少穎又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以此絀陽城并絀韓愈則更為好議論之過也記有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是故泥迹而求未有不大謬夫明見其迹猶或以不知其心而

是非大謬。況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且不得見其迹。而欲斷其心。以為天下萬世之褒誅。是唯孔子之聖。乃能知微知彰。而不爽纍黍耳。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為史也。亦猶陽城之不敢以伊周自任。而不妄諫也。可輕議之哉。柳子厚之學。不可與退之絜也。明矣。而退之作爭臣論。時猶未若為史官時之明達也。雖然。退之責諫臣子厚。責史官砥礪臣節。而羞素餐之徒。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哉。尚友古人者。胥當三復其言。不必索瑕求癥。好為虐古之論也。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蟄。蟻子。

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惡。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

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



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氏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

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

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張中丞儲欣曰。雷萬春。茅鹿門謂當作南霽雲。而黃梨州非之。

黃近是蓋所謂不載首尾者。如唐書云。雷萬春者不詳。所從來。前人不載。後人自不得詳也。睢陽戰闕。南雷略同。張公任雷與南無二。又偕公同日死節。而首尾不載。不詳此子。韓子所以恨其闕也。春秋之法。傳著傳疑闕者已矣。惟往來汴徐之間耳。聞目見得南將軍事。而具書之。著以傳著史法。固然何必前提後應哉。按唐書南霽雲者。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為人操舟末。云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則南將軍固首尾歷碌。而猶恨闕如無是理矣。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惡。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

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子路去魯與顏子別。顏子曰：何以處我？子路曰：何以贈我？贈別以言舊矣。題曰：愛直所以明立言之大旨也。紆徐委折以扶友於直善辭哉。

自也。巧者王承福傳。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

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

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

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  
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  
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  
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  
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  
自○鑒○焉○

史有二記事記言左傳記事也國語記言也韓集私傳二  
何蕃傳記事也王承福傳記言也其言有足警鄙夫之事  
君明天之不假易而民生之不可以媮則不可以無傳也

然而國史之所不得載則義得私立傳也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

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

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首句至茲，非其勇歟傳也。惜乎至末贊也。贊語最得先聖先師修道立教之深意，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聖賢在上，位居高，建瓴順風而呼，用能錫庶民于汝，極其義顯而易見也。若夫入孝出弟，守先而待後者，聖賢在下，位如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有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義隱而難知也積者多施者不遐位下者如是雖然其顯者然其隱者不皆然也積之誠多則忠孝之耿光昭昭然揭日月以行其感人之深淪肌浹髓正如天將雨水氣上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施之遐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及計者豈係位之高與卑哉君子之道費而隱其斯之謂歟雖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所謂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也爰於卒章告萬世以立言之意焉或乃謂冀斯文之行而蕃或得一用於世亦淺之乎讀斯傳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

昌黎韓愈文三書

答竇秀才書

答尉遲生書

上宰相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翱書

與李翱書

上張僕射書

與崔羣書

與衛中行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

昌黎韓愈文三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

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  
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  
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  
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  
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  
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  
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耻而不  
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  
之事業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朱子曰公以言事黜為陽山令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  
十年作也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  
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  
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  
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  
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  
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  
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

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文之為文也。以其體言之。在易為離。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人之文也。正也者。善也。善也者。含於人心之明。而麗於萬物之文者也。以其用言之。在易為賁。宣人心之明。而著萬物之文。非文無以為也。縱之橫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上之下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同其文則五方可一家焉。萬年可一念焉。賁之功也。雖然。賁无飾也。賁

之六。文賁趾。賁須皆言自然。而不可強也。皤如濡。如幾幾。白賁皆言賁乎其質。而非賁乎其賁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孔子所戒也。昌黎未嘗言易。而深得乎易之義。其云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可為探本窮源矣。誠慎乎其實。及其至也。即仲尼所得統於文武周公。而文在茲之文也。其未至者。雖曰有冽沈泉。不可語海。然與斷港絕潢。固不同也。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

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竒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

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

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

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唐時士子不恥自薦斯文固是昌黎少作然說詩義極湛深其道先王興賢育才之意甚明切宰相而能如是可為舉職矣。傳所為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人謀則忠故不與他書並刪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

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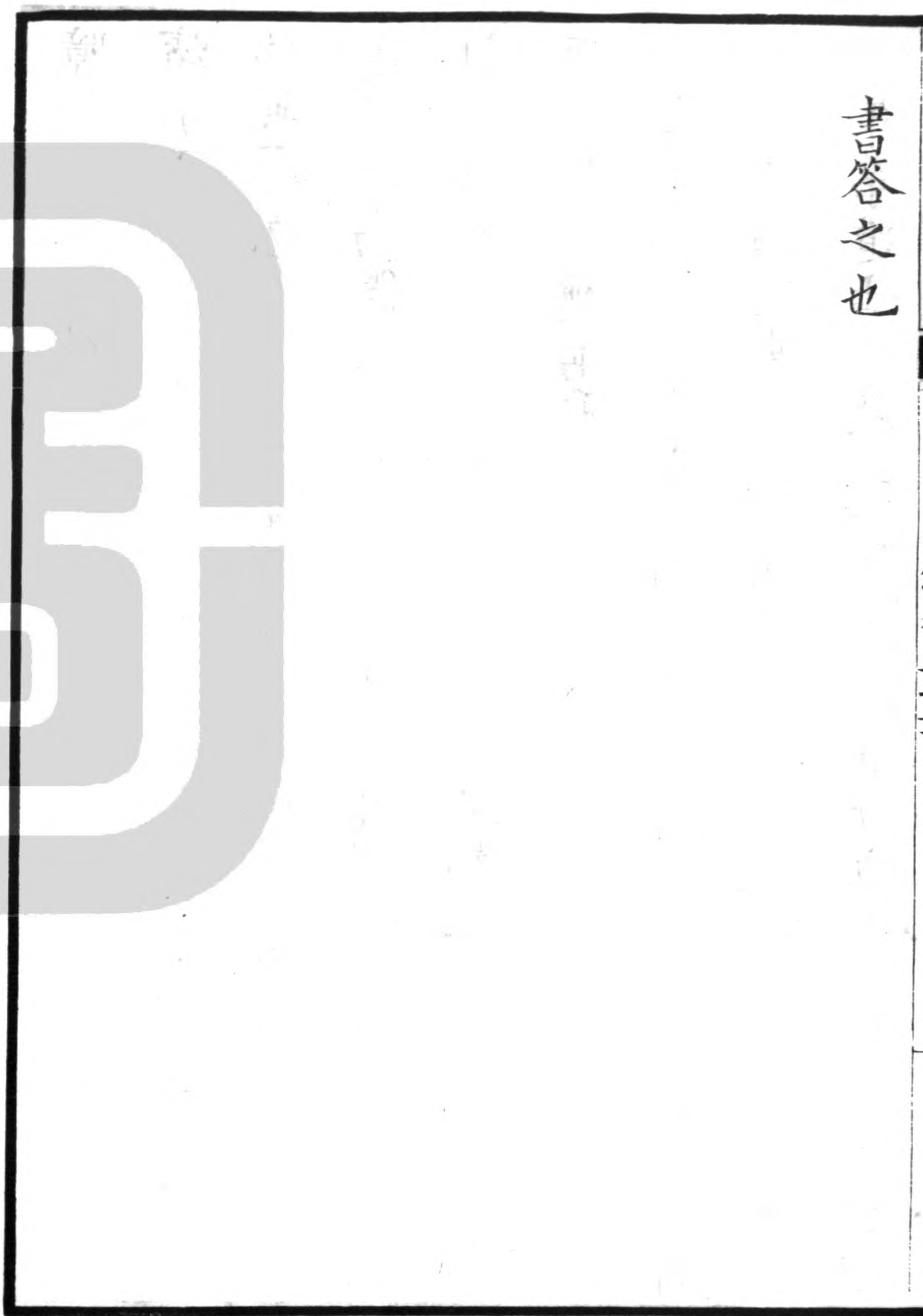
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

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  
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以為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  
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  
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  
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  
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

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  
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愈再拜。

朱子考異曰。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  
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  
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

書答之也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

聖祖御評  
好學區  
養氣  
得力  
暑  
生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  
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

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  
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  
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  
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

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

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



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滲。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

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

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時昌黎在張僕射建封幕中翔以書勸其棄之走京師昌黎復書云云道其愁苦無聊不得已而就之之故也錄此與後上張僕射書並讀知昌黎雖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至於如此而曾不以纖毫非義屈益以見其平日所云實之美惡其發不揜者誠篤論也至謂顏子有簞食瓢飲得以不死其樂也易今無簞食瓢飲將餓而死其樂也難

則出於一時困苦之懷其言不可為典要不特顏子之樂固在生死之外且顏子屢空并簞食瓢飲而無之日又安見其未經也且昌黎雖自謂舍此而去則無簞食瓢飲而餓死而張建封令其晨入夜歸有楚王不設醴之意即直以書抵其視去此而餓死何嘗有一毫顧藉心哉讀者當師其意勿師其辭匪特不得以昌黎言疑顏子亦不得以昌黎言疑昌黎也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

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

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朱子曰。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

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

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

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此篇與與衛中行書皆昌黎見道之言。讀者所宜深玩。其謂造物者好惡與人異心。又謂都不省記。極似柳州天說。而相去千里。蓋彼正言以為天固然。此則抑揚其詞以申其合天之義。非正言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凡現今之窮通得喪。壽夭皆後天也。其所以窮通得喪。壽夭如此者。有先之者焉。非今之所得而預也。若其介福於方來。垂光於後世。則皆現今之出言制行為之先。既有以為之先。則天勿能違也。天時者天理也。言理則未必其

皆時。言時未有不造極乎理者。猶之言正則未必其皆中。言中則未有不造極乎正者也。奉天時則合天矣。合乎天而窮也。喪也。天也是其有先焉者之不可知。非合天之所招也。合乎天而通也。得也。壽也。亦其先焉者之不可知。而無礙乎今合天之所兼得也。由後而視今。則今固為先焉者矣。社稷之子或在畎畝。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然而在此畎畝者。又或以基德在社稷者。又或以基亂後者。見其然而不知曩之。然則曰天之好惡與人異心。又曰無乃都不省記。不知天無心亦無省記。唯弗違乎其先焉者而已。必



以心語天則理乃天之心奉天時則合天之心誠奉天時則窮通得喪壽夭皆非其好惡之所存矣人心尚非所存而謂天之心存乎哉无妄曰不耕獲不菑畲耕者必獲然當其耕時無可獲也菑者必畲然當其菑時無所為畲也責獲與畲於耕且菑之時而謂地之好惡與人異心抑或都不省記豈非惑歟良農耕耳菑耳寧有疑地之無獲與不成畲而釋耒者哉昌黎之言截斷先後專責現今之合天與否誠達於天道篤行君子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不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

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  
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  
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  
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  
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  
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

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  
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  
而來也

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  
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  
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言也不特未達昌  
黎之旨蓋亦未達孟子之旨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  
夫各有所當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故靡言不

酬靡德不報基德十五世而周以興基禍十五世而周以廢要其歸極而言之非天也非人也已也孟子之言信善矣雖然唯高世遠覽之士乃有以知其信善耳否則齟齬不合者又豈尠哉德莫盛於孔子畏於匡厄於陳蔡伐檀於宋不謂之禍可乎孰求之乎惡莫過於盜跖日殺不辜甘人之肉竟以壽終於東陵之上不謂之福可乎孰求之乎至若依古以來國之蠹民之蝨賊席寵怙侈取精多而用物宏而死於牖下或蹈白刃犯危難以明君臣之義父子之倫而毒苦備嬰見聞流涕史冊所載不可勝屈指也

倘所謂禍福自己求之者是耶非耶昌黎曰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未已也不特禍與福與己無與也又曰名聲之善惡存乎人而亦與己無與也其所以責賢不肖之存乎己者不亦潔淨而精微哉若是者其與孟子同乎否乎是中庸尚絅之心也論語為己之義也倘必與孟子同也賢者自賢不以禍而損其賢不肖者自不肖不以福而損其不肖又况福莫大於天下後世皆曰賢禍莫大於天下後世皆曰不肖世俗之所為禍福又何足論哉雖然善積而餘慶惡積而餘殃世俗所為禍福者必兼

舉之特或代異時移茫昧而不可考又或迹秦心粵潛隱而不可辨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果信也而謂目前之禍福存乎已則非也由斯以譚昌黎謂窮通之來不接吾心豈不約而易行哉安在其為與孟子刺謬也抑又論之孟子之言言有國家者宜修政刑於平日也昌黎之言言人之行已止當自問其為賢為不肖而不必問禍福也政刑修則國家福政刑隳則國家禍皆自己求也賢者不皆福不肖者不皆禍不存乎已也文各自明不煩牽合誠以昌黎之心行孟子之言左盾而右矛各得其用也乃必以孟

子之矛刺昌黎之盾夫矛之設豈為刺已之盾而然哉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孟子之所惡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

昌黎韓愈文四

書 啟 序

與馮宿論文書

答劉正夫書

答陳生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第二首

上留守鄭相公啟

送竇從事序

送孟東野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陳密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

昌黎韓愈文四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

雲著太元。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故雖末藝鄙事。欲造其至。皆不祈人之知。而惟求己之是。謂夫已所獨知者。本不得有人知之理也。雖然。迨其是也。則必合乎離血氣而存之性。離血氣而存之性。猶與越一人也。黃農虞夏。與今一時也。則又人必知之。而不得有終於已獨知之之理也。昌黎之於文。於此實深喻之。深喻之。則藝也。進乎

道矣。至其以揚雄為勝老子，又述侯芭勝周易之語，所為溺愛者，不明迨其作送王墳序，述孟荀而不及揚，則晚年更進一籌矣。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



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

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李光地曰：宋人謂程伊川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為窮理之要，公此篇以求是論文，噫！此其所以獨出於諸家歟。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所

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學如是而已古之

白。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埃○見○焉○愈

朱子曰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告與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濶而其理實如此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  
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  
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礪  
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  
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  
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  
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  
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

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屨。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唐承晉魏之後。六經晦塞。昌黎思掃其榛蕪。務張而明之。

旁搜遠紹。孤而無鄰。故每以顏子得聖人為依歸。則筆瓢自樂。為易易深悲。已之不得所依歸也。其於經生如殷侑輩。勤倦請問。辭氣加敬。遇山野之士。必設問以觀其成熟與否。蓋可見求其友生。以為錯攻玉。平生殆無往不然歟。設與程朱生同時。則其所造詣。必更有進。且其與張籍書所云。請待五六十。然後為書者。究亦未及作也。其胸中所蘊。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茫亦可慨矣。若其裁山人之狂簡。渴益友之直諒。聲出金石。胸羅羲娥。又磊落而英多哉。

與鄂州柳中丞書 第二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  
 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  
 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  
 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  
 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仗戈。  
 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  
 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

聖祖御筆  
 該兵中  
 勅發  
 趙文近  
 指古斯文近之

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

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唐書柳公綽傳為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

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克。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



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醜黜不以

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邱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朱子曰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偉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蔽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

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唐室重內輕外。匪特輕外也。其遐方邊徼朝士得罪者。乃之官焉。地莫非王土。民莫非赤子。其遠於京師。君相耳目之所難及。則俾牧斯民。撫斯土者。宜較近地。有加意必忠信。慈惠才行。卓犖世所共仰之人。乃宜居之。而以為罪臣責逐之所。何其倒置也。竇平為廣州從事。蓋人情所不釋。然者。故昌黎文以開之。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

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

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

有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出處無平與九失於吾道者

習朱子曰據本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為溧陽尉。

其下其學乃知天下之有善者其

之與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

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醖箏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於罇俎之

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賜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唐貞元間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亦古者通蜡之遺意雖然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若德宗時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及閒暇以明政刑猶懼弗恭當張而弛其事不足書也而彈琴以詠先王之風如見舞雩沂水之意又可紀也文意固兩具之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  
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  
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  
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  
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  
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  
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學於大學。以明先王之經。而唯資以發策決科。其陋出老

佛下也。科有不利，則易其業。而他經是習，以此請於博士。又乞文以張之。太學生之於經也如此。賢博士所聞而慙者也。故昌黎曰：余媿乎其言。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畷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



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

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

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後世遂以東坡之言為信然矣東坡好滑稽觀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一語可見蓋自嘆不能企及乃從而為之辭耳豈真唐之文章止此一序也六一所云晉無文章止歸去來辭一首亦屬難信或六一以晉宋間龍戰於野其人果賢者宜皆辟世若淵明者言而履之可謂真文章也是以為是說耶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朱子云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

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此篇言  
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  
而習亂之意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  
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  
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  
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  
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  
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  
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  
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

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父天母地。子萬民。曰天子由血氣而分之。則各子其子。由理氣而分之。天下莫不子也。理氣者血氣之主。則子萬民者。較子其子為更切焉。而非虛言其理。而實無其事者也。子有不能呼籲其父母。則行道傷之。民有不能呼籲其大君。則莫之省憂者。理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惟其形隔勢

睽。是以設官分職。大以遞統。小小以遞承。大使萬里之遠。億兆之衆。皆得以情達於天子。天子得以盡其父母之責焉。爾然而龍蛇混雜。蒼黃交眩。大吏欲達而小吏蔽之。小吏欲達而大吏壅之。且大小朋比而專。以罔其上。唯身之名位。是保民之性命。非所問。於是九重之上。奚翅水旱癘疫之不聞。賊民與良民。肝腦塗地。而方且以為無纖芥事者。史冊所載。有不盡。寧有虛哉。成湯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良有以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當於此等文字。反復循環。推類以盡其餘。庶幾赤子得養於其父母。

乎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

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

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勇力材技智慧皆得乎天。而不可強。然而所性不存焉。固無足為人之重輕也。骨騰肉飛。曳牛磔石。臨死生而狐疑。噤瘁則不如迎風。則僵順風。則伏者矣。目覽辭訟。手答牋

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叅涉皆悉瞻舉以此行其私而濟其不仁則不如木僵拙訥無能為役者矣人之智慧何獨不然下筆便成過目成誦又特智慧中之一端耳佛氏之說曰神通本宿因亦謂與性無涉也人之有勇力材技智慧當思天之生材之難累千累萬而無一人務成其美以為國家之用已之有勇力材技智慧當知與能飲健啖無二無別無足矜者務力於學以成其人毋使斯世目為尤物焉可也如張童子者後乃無聞徒以十一歲通三經名於後世茲榮也茲所以為愧也夫

